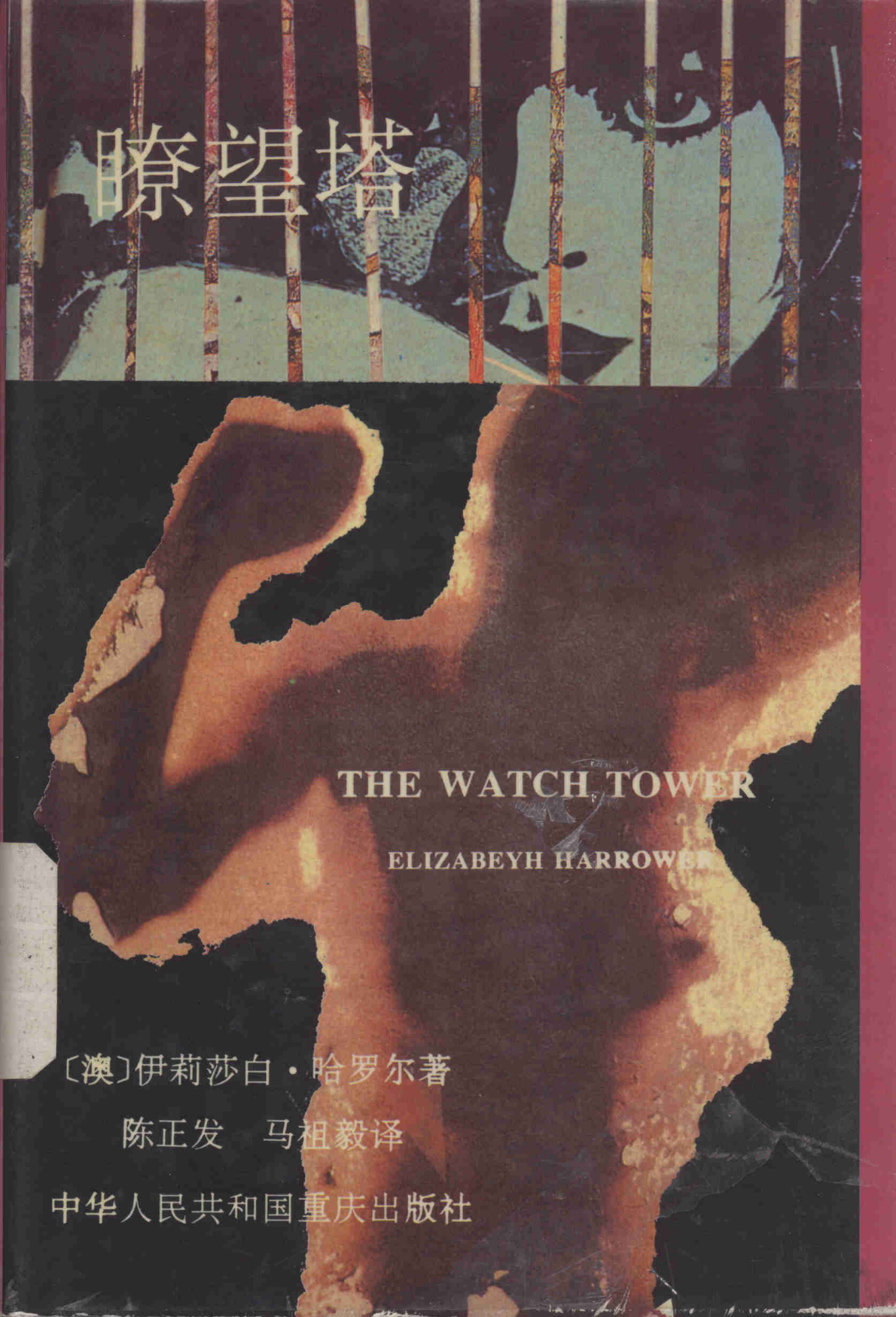




瞭望塔

THE WATCH TOWER

ELIZABETH HARROWER

[澳]伊莉莎白·哈罗尔著

陈正发 马祖毅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出版社

(川) 新登字010号

Elizabeth Harrower
The Watch Tower

根据 Angus & Robertson 1977年经典版译出

责任编辑 王 灿
封面设计 彭 广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陈正发 马祖毅 译

瞭 望 塔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5 字数 188·千
1995年6月第一版 1995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5366-3100-6/I·561

定价: 15.30元

前言

伊莉莎白·哈罗尔与她的《瞭望塔》

陈正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伊莉莎白·哈罗尔的名字还很陌生。就笔者所知，过去国内尚未介绍过她的任何作品。然而，她却是当代澳大利亚久负盛名的作家。

伊莉莎白·哈罗尔1928年出生于悉尼，早年在澳海滨城市纽卡斯尔度过。中学毕业后，曾当过办公室职员，后重操学业，研习心理学。1951年至1959年间，她一度生活在伦敦，回国后先后在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以及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同时担任《悉尼晨报》的评论员。

哈罗尔出版过多部著作，其创作领域基本上为长篇小说，虽然也时有短篇发表。主要作品有：《在城里》（1957）、《远大前景》（1958）、《风旋轮》（1960）以及《瞭望塔》（1966）。

哈罗尔作品的一个突出主题是当代社会人生的丑恶以及生存的窘迫与痛苦。她笔下所展现的是一个病态、冷酷的世界，充满自私、势利、敌意、残忍与无奈。强者人性扭曲，龌龊，邪恶，不可理喻，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下一心要给别人制造不幸与痛苦；弱者则长期生活在恶势力的阴影下，孤独无依，身不由己，自始至终被压抑，被凌辱，被伤害，两者从对立的两方面构成了作为哈罗尔所有作品基调的人生悲剧。《在城里》的女主人公埃丝特·普雷斯科特不意爱上小商人斯坦·彼得森，难以自拔，仅仅两个星期的交往之后，便不顾自己出身上层阶级的身份闪电般地下嫁于他，婚后却发现原来看似为人随和、性情开朗的丈夫竟是一个寻花问柳、卑劣凶暴的恶棍，她成了他出气发泄的物品。《远大前景》中的爱米莉·劳伦斯从小生活在一个冷漠不幸的环境里，父母婚姻不和，在她4岁时终于无情地撇下她，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她只好被寄养在外婆处。而从外婆那里，她同样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暖与爱，自童年起，爱米莉就感受到她所存身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肮脏、卑俗、危险的所在，尽管后来她所认识的中年科学家马克斯告诉她能在知识的海洋里发现“远大的前景”。《风旋轮》里的女主人公克莱门西·詹姆斯表面上看来好像要比上述两位女性更具独立性、更精明，她对自己生存环境的丑陋与荒谬似乎有一种先知的了解。因此，为了避免将来不可避免的情感上的折磨，她精心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发生联系，过她自己既无新奇经历也无波澜的呆板单调的日子。但即使是这样，最后也无法不卷入世俗恶浊的漩涡，绑在闯入她生活的克里斯蒂安·罗兰德为她准备的危险的“风旋轮”上。

《瞭望塔》可以说是哈罗尔作品的典型代表，最能反映作者所专注的创作主旨。那就是：描绘一幅阴沉晦暗的人生图景。这里既有我们在《远大前景》中所看到的亲情的淡薄与冷酷，又有类似《在城里》所表现的恶棍丈夫的卑劣、专横与凶暴；既有像

《风旋轮》中的克莱门西那样出于无奈而躲在自己构筑的避难所里不同外界来往的消极抵抗，又有前三部作品中直接或间接表现的弱者的默默忍受与痛苦瑟缩。

斯特拉·维西无疑是一个冷漠自私，对子女毫无爱心的母亲，丈夫去世后不但不对孩子担负任何责任，反而倒要孩子们侍候她。她虚荣懒惰，贪图享受，就怕亏待了自己，一心想的是怎样过得舒服惬意。为此，她可以不考虑孩子们的切身利益，硬把她们拖离她们所熟悉的环境，扼杀她们的发展潜能；她可以将微薄的家私全部留给自己受用，可以让大女儿劳拉过早地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直至最后草草地把她嫁出去，彻底摆脱作为一个母亲天经地义应尽的责任，并且远远地、永远地一走了之，唯恐再受到牵累。与其说她是在嫁女，不如说是仓促为女儿们找一个监护人。如此看来，劳拉与克莱尔失去父亲后的遭遇同艾米莉父母离异将她抛弃的遭际没有什么两样。所谓的亲情根本就不存在。

父母对子女尚且如此，夫妻之间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当这种婚姻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费利克斯与劳拉的结合显然是荒谬的，毫无爱情可言，甚至连一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没有。他比她大20岁，又是她的雇主，她从未想到他会对她感兴趣，他也从没有表示过，在她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她对他丝毫也不了解，不了解他的过去，他的交往，他的真正为人。然而，他们竟然结合了。其动因，在于他，无疑考虑的是她的年轻、美貌与软弱，既可以发泄性欲，又可以玩她于股掌之中，满足他虐待狂的欲望。并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还可以省去一个雇员的工资。而在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不得不考虑到她和妹妹克莱尔需要人照顾的事实，不得不权衡那滨临大海带有花园的漂亮房屋，诚所谓“真实的房子要比那些愚蠢的看不见的幻想实在”。往后，她将不再是来自乡野的闯入者，而是城市的一员，

她可以慢慢适应她的雇主丈夫。

然而，费利克斯比劳拉所想象的不知要坏多少倍。他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集中体现了作者所认定的现代社会人性的邪恶。他“不大理会法律”，并“自诩是希特勒与盖世太保的崇拜者”。他从没有什么朋友。义务、责任对他来说不知为何物。婚后，他仍把他和劳拉的关系看做是一种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在和他发生业务联系的人面前从不说她是他的妻子。劳拉只有管帐、处理信件、负责那座大房子清洁卫生的份，而且要求的标准很高。他的人生目的是不让别人生活得快乐，想方设法要给他们制造痛苦，并从别人的痛苦中感到自己的强大，获得快感与满足。于是，当劳拉似乎从他们所拥有的房宅中得到某些安慰时，他便要把它卖了，好让她感到更加失落与痛苦；当伯纳德奖学金在握，家庭困难也可望得到解决，劳拉、克莱尔为之不胜欣喜的时候，他便把劳拉的戒指藏起来，造成一种戒指丢失的假象，朝两人当头泼一盆冷水；甚至连克莱尔休息他也看不惯，恨不得把她“绑在办公桌上陪他们”。荒谬、变态的现代社会不仅导致了人性的变异与衰竭，造成人的心理变态，而且也造成了他们的生理变态，费利克斯同时又是一个同性恋者。

就弱者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恶人横行、冷漠、疯狂的环境里，人的自尊自信逐渐丧失，无奈与绝望与日俱增，最后惶惶然不可终日，彻底失去自我。劳拉也曾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姑娘，但是懦弱、屈从、任天委命的人生态度终于使她发展成一个庸碌无为、仰人鼻息的家庭主妇，并最终成为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她明知同费利克斯在一起只有不幸，却得过且过，每日哪怕能有几个时辰表面上的和谐，她也就感激不尽，并寄希望于费利克斯往后能有所改变。她曾一度下决心离开他，但又怀疑自己在外面世界谋生的能力。本来在学校出类拔萃的她，竟好像突然变得什么都不能做似的。于是，只有继续委身于费利克斯，继续咀嚼痛

苦，久而久之，便变得越来越心灰意冷及至发展到对他的一切恶行都可以忍受，并对他惧怕到可笑的地步，连他偶然和善的表情也会影响到她的呼吸，听到他回家时蹒跚的脚步，就像等待空袭一样盼它结束。终于，她自我压抑得病骨支离，身心交瘁。让人感到更荒唐的是，她对自己的人性变异到头来竟毫无觉察，还想让妹妹跟她一起受罪。幸好克莱尔聪明，早已建立起自己的防御，躲在自我的“瞭望塔”里，冷眼旁观身边发生的一切，远远避之，直至最后远走高飞，归于自然。

从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看，哈罗尔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影响很深。“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一存在主义基本原则在这里得到深刻的揭示。人的生存环境令人恶心，人在生活中处处都有障碍、限制与不幸，人与人的关系充满威胁，“他人就是地狱”。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原则也同样在这里得到反映。在一定的境遇中，每个人都在进行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就《瞭望塔》来说，费利克斯选择了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因而可以操纵他人的生活，折磨他周围的人；劳拉甘心浑浑噩噩，丧失自我做别人的附属物，必然导致人生的悲剧；而克莱尔的抗争则使她得以澹定自若，达到超脱的境界。正如萨特所认为的那样，“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

哈罗尔的写作手法新颖独特，带有很强的现代派色彩。她的作品一般不注重故事的生动，其情节也缺乏必要的完整性与连贯性，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往往是日常的、琐碎的甚至很多是偶然的生存场景与人生切片。不用说，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要借此来间接地显示现代生活的单调、沉闷、琐屑以及随意性（尽管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同时也削弱了读者阅读的兴趣）。也许与她所学的专业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哈罗尔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深刻的心理描写。在这里，客观的、外在现实的描述被摆在

次要的位置，而人物的行动动机、直感、串想、内心独白等则在作品中占了极大的比重，往往一个非常细小的事件会引起人物一大串的思想活动。很多情况下，客观现实与主观联想，人物对话与内心活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并且，由于作者自始至终置身于作品之外，有时这些地方初看起来很是费解，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才能弄清头绪，窥见其中的奥秘，而于那引而不发、藏而不露之处，则更需付出一定的努力方可领悟其蕴含。在语言的表达上，哈罗尔也常有惊人之处。虽然她不常脱离传统的语法规范，其遣词用字却独辟蹊径，有时一个平常的句子中突然出现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词语，顿时使这句话变得非同一般，有时几个通常实在难以搭配在一起的词语被用在一起，竟产生奇特的效果，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很高兴能通过热心的重庆出版社把哈罗尔第一次介绍给我国读者，同时衷心感谢澳大利亚委员会文学部对小说出版的重视与赞助。本书的译者分工如下：马祖毅译前二分之一，陈正发译后二分之一。由于翻译时间仓促，译文殊难尽如人意，我们欢迎译界同仁以及读者批评指正。

1994年6月 于安徽大学

第一部

“既然你们的爹去了……”

斯特拉·维西见到两张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更加警觉，不由得迟疑一下。好一对书呆子！多么固执，真是心比天高，看问题太乐观了！

“死了，”她坚决纠正，含有几分怨恨。“既然你们爹死了，咱们一家三口要搬到悉尼去住。”

那两张茫然接受的脸，那两对睁得大大的眼睛，这会儿都转向校长兰伯特小姐。校长点头认可，不免有些惋惜。

“等我卖掉这里的屋子，在城里找到一套房间，”姑娘们的母亲领会了她们交换的眼色，冷冷地继续说下去：“我会告诉兰伯特小姐的。”

一只管鸮，或噪钟鸮，或另一种丛林鸟——她希望在

城里再也听不到它的叫声——在校园外远处的一棵参天蓝桉上欢叫，妙舌如簧。(有人叹息)附近的网球场上，传来喧哗的笑语。

“维西太太，我难道不能说服你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吗？假使让劳拉读完最后几年——你知道，她是我们学校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哩。”这姑娘本想学医，继承父业，尽管她还不时表示，若有人动员，愿意在歌剧场中一显身手。这一想法往往显得可笑，不大可能。但在事实上，兰伯特小姐不得不承认，人生在世，谁个不在演戏，而劳拉的女中音歌喉，音质和谐悦耳，自可绕梁三日，她还具有语言天赋哩。但是，她那可怜的父亲，才40有5，比兰伯特小姐还小上5岁。有一天晚上开车去看病人，自己却发了心脏病，一命呜呼了。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校长的角度来看——他女儿的人生历程正处于危险阶段。(当然，克莱尔也是如此，不过她才9岁，还未到这种紧要关头；不管怎样，倘若你亲切地问她未来打算如何，她会脱口回答：“我不知道。”——不像其他一些同龄姑娘已经能够满怀自信地说：“当个理疗专家，兰伯特小姐，”或“当个女演员，兰伯特小姐。”那种自信心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兰伯特小姐喜欢引以为自豪。这些果断的小姐儿，真可爱！)

“事关劳拉前途——将会大不相同。有助学金哩——。”兰伯特小姐低声说。她说说着甚至提高了嗓音，因为维西太太正在以一种缓和而无礼的自恃态度嘟哝着回答：“孩子们理解。她们的爹很不讲究实际。”

两个女儿听说她们理解，都以半信半疑探寻的目光瞅着维西太太。母亲对她们很少关心，因此她们心存畏惧。父亲在世时往往在母亲和她们之间沟通思想；如今呢，劳拉有责任承担这一任务，为了自己和克莱尔，试图与母亲沟通。前不久她曾向母亲夸克莱尔，说：“她很了不起，真的，只是她的前途还没法预测。不过，她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她不是澳大利亚人。我想，印度出生，

必然不同。”

克莱尔听了，便不再专心做家庭作业，把一只手指按在有蓝色线条的印张上，抬起明亮的灰色眼睛，瞧着姐姐。姐姐正面对伊丽莎白公主的粉画像凝神沉思着。克莱尔仔细看看姐姐，没发现什么，于是又低眉思考起那几道用墨水书写的题目。题目是要求解答搭乘3列火车，各以每小时60英里^①、80英里和95英里的速度在3个远距离城市之间行驶的问题。

“是啊，”劳拉重复说，对着公主皱眉。

“嗯，”克莱尔表示同意，口气里含有不高兴的厌恶成份，好像有些抵触情绪。不过，听到了“了不起”、“没办法预测”、“印度出生”等片言只语，心里多少有点感激。

可是现在，就在10天之前，她们的父亲，变得比她们熟悉的任何人都难以依靠了。她们本以为他会长命百岁。维西太太带着消息回来又走了。她们的朋友都悄然离开，一个个显得鬼鬼祟祟，表示同情，在走廊尽头窃窃私语，好像维西家姑娘违犯了某个秘密社会里的条规似的。兰伯特小姐和其他教师虽然心地善良，但在处理事件，消除她们姊妹俩与官场上友好熟悉人们之间的隔阂方面，却表现得无能为力。这一点，在她们母亲现在和兰伯特小姐握手吻别离校时变得更加明显了。在她们脑海深处终于慢慢形成这种想法：原来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她们仅是金钱和提货单上的文字与数字而已。

在去悉尼之前的日子里，两姐妹常常是面面相觑，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面临的情况是：欲死不能；与希拉和罗丝之间建立的所谓永恒友谊，一下子就断绝了；看来一切全凭母亲来摆布，而这一亲人又宛若路人。兰伯特小姐和学校，若比之为纪念碑，却显然是不牢固的，犹如雕塑家在悉尼海滩上用沙子捏出的

① 英里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英里=1609.344m，下同。——编注

那些无精打彩的人像，她们有一次去悉尼就亲眼见到过。

劳拉的父亲——她的爹——轻易地就给埋葬了，就好像毁掉她在上面印着“劳拉大夫”的纸片似的。学校生活的必然发展过程——进去时是“小不点儿”，经过努力拼搏，闯过最难的考试大关，出来时是高年级毕业生——这一发展，显然是可以回避的了。

劳拉读过不少书。有少数是戏剧故事，发生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人物怪诞，情节荒唐，远非她所能够接受；但在其他书中，小主人公所遭遇的一切，都有个快乐结局。尽管计划挫败，陷入全然无望之境，但结果总是证明：原来是一场极大的误会。姑娘们和她们所钟爱的人又喜笑颜开，共同奔赴光辉灿烂的前程。她自己难道不是个年轻的女主人公吗？至于说那些悲剧（兰伯特小姐教的古典名著），美则美矣，却悱恻缠绵，好像不是真人真事。这么说，维西家所发生的事，不可能是悲剧；只是情况令人不胜惊讶，把前途变得神秘莫测罢了。好奇怪，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从今天到明天，从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计划呀，计划呀，所设计的却是个没有特征的真空。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或者说，花了5年时间，结果就像是处在世界边缘的空间似的。她有一种失落感，浪费了她已记不清楚的生气勃勃的欲求，或者说浪费了自己生命的部分。现在，没有什么可梦想了！

对于不能上学，克莱尔心里倒比较好受一些，因为她总有这么一种想法：当初大人送她上学，目的是惩罚她，或者说是摆脱她。很久以前，有一天夜里，父亲和母亲吵了一架。他们骂骂咧咧讲的话，听不懂的都忘了，听得懂的还记得是什么意思。他们不要她和劳拉待在家里。学校便是她们的永久去处。

几年前，进了学校以后，谁也不曾开宗明义地对她讲一讲，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理由何在。在别的场合，总有可能把目标讲得比较清楚，例如说故事要讲起因——在讲起因时，甚至

要交待为什么发生在这儿。

“从明儿早晨起，我要你和克莱尔接手管理家务，穆菲特小姐，”斯特拉坐在床上往后一躺，伸出一只戴着戒指，指甲修剪得很好，打了最后一个放权的手势。她倚在两只枕头上抽着阿布杜拉牌香烟，先是宽容地瞧一瞧克莱尔，随后又看了一眼劳拉。这时，克莱尔正坐在梳妆台旁边的凳子上，上身倾向双膝，拖着辫子，有一条海军蓝色的缎带被解开了。劳拉呢，背对窗户站着，目光迅速扫视着古怪的卧室和里面的家具。她不喜欢喊她“穆菲特小姐”。用这称呼是不怀好意。

“给你安排在商学院上学，克莱尔也在学校里注了册。这两个地方，步行可到。你们知道哪儿有商店。海滩就在小山脚下。因此，你们没啥可抱怨的，对吧？”

她呀，把她们两人从她名单上删掉啦！

“既然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指望你们俩担负点儿责任。我非常疲倦。那个白痴律师把什么事都弄得一团糟，还有卖房子。我忙得够呛，心烦意乱，一直非常——”她眼里噙着泪水，擤了一下鼻子，又擤了一下，大声呻吟，似乎在说：“哎呀！你们亲眼看见了，我受到多么不公的待遇呀。”

她是非常吸引人的妇人。奶油色的粗皮肤，一晒就变黑；脸蛋儿又短又阔；眉毛乌黑，生得匀称秀美；嘴巴挺可爱；眼睛发出柔和的光，从紫灰色转换成琥珀色。这一点向来被认为是能够勾魂摄魄的。那种印度式倦怠而优雅的举止仪态，在英国陆军少校的后代中并不常见。许多不善洞察的青年为之倾倒，颇受蛊惑。戴维·维西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很清楚，甚至这两个姑娘也清楚，她是生来要在更适宜的环境里过舒服生活的。

“可怜的妈妈！”克莱尔离开母亲踏进厨房时说，听那口气，

与其说出自真诚，不如说是敷衍。她坐在椅子的白漆圆面上，朝后倾斜，一摇一晃。

“我们要制订一份时间表，再开出几张清单。你得帮帮忙！”她显出自己的权威。但多少带点开玩笑的意味。即使她对妹妹提出严格要求，眼睛里总是含有共同商量的笑意。然而，她现在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

“我会的，会帮忙的，”克莱尔说，她那沉思的炯炯目光正盯着她们正要玩的搭房子的游戏用具。她不小心把椅子一推，人就仰天摔在地板上，跌得喘不过气，脑后马上肿出一个包。

“哦，当心！”劳拉低声说，吃吃笑开了。这会儿母亲从卧室里叫道：“倒底怎么回事——？”

她们不出声，只是痴笑。克莱尔自己爬了起来。母亲继续责备她们吵吵闹闹不体贴人。她们俩还在痴笑——既然已经开了头——笑，是因为情况有点使她们的父亲尴尬，而她们对父亲一向不十分了解；笑，是因为她们第一天搬进新居，一套带家具的房间，座落在一个不出名的市郊，叫做曼利；笑，是因为她们明天要独自步行去陌生的学校。

她们哈哈大笑，不得不坐下来；她们哈哈大笑，咬着手，搂着腰，在这放荡行为快要结束时又再次出声大笑。她们笑得再也笑不出来，几乎在同时感到筋疲力尽。她们嗅到了新居内纯净的不熟悉的气味——新的油漆，空的碗橱——扑打着。关得不严的窗户透进来的一阵阵带有盐味的海风。

“明天，第二天，她会起床的。”克莱尔身子一颤，打了个呵欠，起身去睡觉，无缘无故地摇晃起来，又出声笑了起来。甚至在她出声笑时，沉静的心中却涌起一种莫名的恐惧，于是十分固执地想道：我要回家。她被陷在这儿了。她想回家。劳拉正在锁后门，苍白的胳膊显得无力。劳拉所知道的并不比她多。

学校、教师和朋友都抛弃了她们。父亲不知去向了。我要回

家，克莱尔又固执地想到。她想呀想呀，知道自己想走已确实无处可去了。落入陷阱了，不安全，冷啊——没有可以依赖的人。一切都乱了套啦！她举腿踢椅子，又跌倒在地。

“学校里的人怎么样？”劳拉在仔仔细细洗排骨。那些排骨是从烤架上滑落到漆布上的。

“很好。有个姑娘说我摆架子，说我不讲有趣的事。我告诉她，那只是在上卡罗尔小姐演讲课的时候。你学校里的人怎么样？”她把餐具放进母亲的盘子。

“很好。”劳拉学到了与速记和打字无关的许多很有启发性的知识，例如：没有男朋友是可怜、糟糕的；扎辫子而不化妆是令人厌恶的；没有父亲却有个不需要工作的母亲，是特殊的；像她这个年纪的女性不能谈论电影和唱片明星，是最最没趣的。“我希望我会喜欢那学校，在我对它有更多了解的时候。”

在餐室里的桌上，劳拉在这边练习速写要点，克莱尔在那边郁闷地看着地图集。

“要多久？”她问，目光在色彩斑斓的世界地图上扫来扫去。“你看妈妈待在床上要多长时间？好多好多礼拜过去啦。我不认为她病得厉害。”她朝厨房瞅了一眼，里面的洗涤槽里乱糟糟地堆着肮脏的盘碟。她的两个拳头把脸抵歪了，又遮住双眼。

劳拉停止练习，用刀片削铅笔。“是神经有毛病”，她老实实在地说，直视妹妹的眼睛，接着又垂下两眼。你起码要相信母亲是诚实的，这点很重要。她，劳拉，比克莱尔大7岁，因此有责任——。

“唔，她为什么，”克莱尔对母亲的神经毛病考虑了片刻。阴

郁地问，“不让我们出门走走？”

“礼拜天我们去游泳，下礼拜六下午还让我们去看电影。”劳拉写字一使劲，铅笔尖断了。

“不错。可你知道我的意思。这只是我们本身的活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看同学？”

“因为她喜欢知道我们人在哪里，跟谁在一起，再说”——劳拉停止削铅笔，又抬头瞅了一眼——“同学们也不能来，因为楼下的柯尔比夫妇是房东，如果你把50个吵吵闹闹的小朋友领到家里来，房东会赶我们走的。”

克莱尔扭动双肩，皱起眉头瞧着世界地图。“古老的印度！”

“不管怎么说，哪有时间出去？”劳拉问。问题不答自明。

她们很少有空。下午，买回西红柿和苹果，削土豆皮，拖卧室和厨房的地板，烧好晚饭，做家庭作业，不知不觉天就黑了；礼拜六，要去买食品杂货，地毯上的灰尘要吸去，脏衣服要洗要晾；到礼拜天，有衣服要烫，有更多的食品要烧煮，还有更多的作业要做。天既然已热起来了，还要去游泳。

劳拉这一解释，克莱尔没有话说，不满情绪也消除了。她们料理家务，又忙乱又费时间，但却很新鲜，没有人监督她们。劳拉每天发出愉快的声音，喜欢临窗眺望，凝视板球场上方斜坡上傲然挺立的3棵巨大的凤凰木和那些虬蟠的枝丫。克莱尔则爱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底层。她喜欢跑步、读书，也爱好游泳、唱歌。

她们俩一齐向陡峭的小山下奔去，穿过一座座与她们住所相似的两层或三层高的楼群，插过稳固地建筑在斜坡上的灰石教堂，停下来喘口气，又跑；停下来让汽车驶过，再奔。她们的长辫子拍打着背脊，又甩过来摔到胸前。最后，她们跑到平地上，那里栽种着半圈松树，有一片细沙海滩。沙滩再过去，便是太平洋了。如果她们对别的事物难以确定的话，那么在这儿，她们知

道这正是水陆交界处。跑到交界处，她们吃惊地停住了脚步，凝视着前方。她们屈服了，目光移向别处，僵直的膝盖一弯，便跌跪在通向海滩的台阶上。

“你没忘记去换书吧，劳拉？”

斯特拉·维西躺在窗下暗蓝色棉绒沙发上，拿小刷子梳眉毛，随后从手提包里取出椭圆形的镜子照一照，察看眉毛是否梳顺。

“没忘记。我拿每本换上两本，不知道书的内容怎样。”

劳拉按母亲的指示参加了只需3便士租金的图书馆，在书架间工作，有条不紊。维西太太浏览着劳拉给她的几本书、小说和平庸的旅行故事。公寓里，连续几个小时鸦鹊无声。这会儿，两个女儿或躲在椅垫和高背椅后面，或待在砖砌洗衣房和木栅之间的隐蔽处，埋头书本，读得那样津津有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如果不比文字美妙，将永远吸引不了她们。

“今天下午，我进过城了。你爹的朋友从家乡来，给我打了电话。”

劳拉往凳子上一坐，倾身向前，急切地听着。“谁呀？他们讲了什么？还记得我们吗？”

听说母亲进过城，虽是头一次，但她并不感到惊奇。如今，初夏来临，天空无比明净，闪烁着耀眼的炽热光辉，她母亲经常出门散步，看看橱窗，东游西逛，喝喝咖啡。她做好头发，和家乡来客见见面。有时候，还坐在褪色的帆布摇椅上，面对大海，阅读占星术预言未来的书，给远在印度的兄弟爱德华和萨默塞特的远房亲戚写信。更为重要的是，她每周还和聚在楼下卡森太太家的几个妇女打3次桥牌。

斯特拉·维西的身体正逐渐康复。她和女儿们与其说是生活

• 9 •